

繁星流动

——扶贫纪事之二

梁盼



房村一游。

昨晚十一点半赶到家,突然想起谭咏麟的老歌《朋友》,我便如饥似渴地赶紧打开电脑,一遍又一遍听,直到身上的鸡皮疙瘩此起彼伏,来去往复不止——我的怪癖,如果喜欢某个艺术作品,就必须弄自己一身鸡皮疙瘩。一发不可收拾,我的心乱矣,无法入睡,一直被“繁星流动,与你同路”“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路”的歌词煽动,两点才平息,缓缓睡去。

从东城回老阳,我只顾聊天,根本没抬头看天——仿佛北京的夜,与繁星无关。可我刚进家门,看到一个名为“繁星流动”的菜肴摆在餐桌上,叫我垂涎欲滴。恰好《朋友》的第一句歌词,便是“繁星流动,与你同路”,不知是因“词”想到了歌,还是由歌而起,反正对这句话着了魔。

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但不知绑架我的是谁——是歌曲,还是“繁星流动”,抑或是香港老歌王谭咏麟?世俗的生活应该没有绑架我,至少昨晚我很快乐,我对村里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切入点。

昨晚一位女士在保利剧院看戏。她是戏剧制作人,个体经营,名曰“独立制作人”,与我同姓一个“梁”字。找她是为了我们石板房,我跟她认识不久,只能试着问:“可否考虑在石板房村搞一场戏剧演出?”

她连连点头,说这是好事,为什么不错。

我是这么琢磨的:把村里一个老四合院开辟为剧场——露天庭院的中央是舞台,观众则围着演员。梁女士耕耘小戏剧多年,一脸的通透,傲气——文艺青年的味道,但拿捏得有分寸,不过分张扬。她一听我的设想,眼中立马闪过“白日焰火”一般的光亮,仿佛我们石板房的老房子一瞬间钻进了她的瞳孔。她说,是个好点子,把观众引到山里去看话剧,有意思,天天在城里演戏、看戏,大家伙儿早烦了。

我不知观众有无动力从城里跑到山村看话剧——这本身就荒诞,如一幕超现实主义先锋话剧。我是一个戏剧发烧友,大学时就开始捣鼓剧本,可资质太差,痛定思痛,目今改行写剧评。我可以把山村建设的热情说得比话剧还“孟浪”,可别人是否会为“山村四合院戏剧”买单呢?毕竟,从市里西三环开车一路向西,走土石路,上一〇八国道,再拐到石板房,也需要至少一个半小时。

原本我打算以山东某个平原小村的戏剧节为“葫芦”,画一个石板房村艺术节的“瓢”。上个月,孟京辉群邀请全国民间戏剧人在北京举办了一次活动,趁此良机,我邀请山东的肢体戏剧导演李凝等人到石板

房村一游。那晚,我带着他们进山。一路上,与昨晚一样,聊天、抽烟、开车,毫不顾及车窗外黝黑沉闷的天空——不知是否有繁星流动?只依稀记得,我的车像一个顽皮的小男孩格外讨人嫌,打扰了一〇八国道的睡眠。入夜后山道应只属于它自己,与车、与人皆无关。

我歇斯底里一路狂奔——路也要“休养生息”啊,李凝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好几次忍不住小声劝道:“兄弟,还是开慢些,这是山路,不着急,反正已经晚了。”我一笑,油门便松了不少。

第二天上午,山不再怏怏阴晦,一改晚间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矜持,骤然变得大大方方,甚至肆无忌惮,闪烁着敢为天下先的绿。阳光很暖,我心安逸,亦为这春夏之交的静谧和旷达所着迷,我仿佛与李凝他们一样,都是初来乍到。

带着大家赏玩村里的石头建筑时,李凝眼尖,在一栋老房子里,搜到一本上世纪五十年代合作社的记账簿——薄薄的大约六十四开本,如当年便于携带的《毛主席语录》。他把这个“红宝书”亮在我眼前,叫曰:“兄弟,好东西啊,你将来可以多收集一些,办一个乡村民俗博物馆。”

我连连点头,大声说:是是是。来村里半年,我居然得借助外人,才能亲捧这个宝物,真是严重失职。我是学文史专业的,深谙这本记账簿里大有文章可做。

真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又有点别扭,倒不是“嫉贤妒能”,对李凝有灵气嗅到文物动了酸痛劲,而是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比喻太蹩脚。说来好笑,我们村盛产石头,遍地皆为好石材,千万年来皆如是,紫禁城的大青石板,虽说不是从我们村里拖走的,但产地离此不远,都在一个房山区内。

我们的石头足矣,连村名都携着一个“石”字,还要什么他山之石?可现在,我们“冷落沮丧”多年,需要引进“他山之石”,我作为外来的第一书记,记,是石板房的他山之石;我的朋友李凝,又成为我的他山之石,当然最终也是石板房的他山之石。

以前,村里靠采石挣钱,大有生活来源,而今提倡绿色与环保,石材产业早已关门歇业,村里的发展顿时

如巨石一般,驻足不前,难以推动。以此观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比喻也要得——石板房的石头不行了,必须像招上门女婿一般,迎入他山之石。

当然,传统的石材不能卖了,但我们村的石头亦绝对不是鸡肋。石板房的石头不能食之,也不能弃之,宛如一位坚韧的父亲,已在此待了亿万年,还要坚守亿万年,真不知他是固执己见,还是一片赤诚。

居然还是卖石头。对,就是卖石头,这也是我刚来石板房时就想的一个设想:石头上的文化创意。我应对群山与顽石的策略,到是投桃报李,还是无奈找辙,大抵只有群山与顽石自己才知道。

不扯“他山之石”,只谈李凝。他比我大八岁,脸上悬挂着淡淡的无辜与天真。老李今年四十已有五,青春却挡不住。李凝与梁女士一样皆为独立戏剧人,但梁女士是北京土著,条件稍得上,也玩得起。李凝苦寒,山东人,学雕塑出身,却执意于前卫艺术——肢体戏剧二十多年。他绝对不算潦倒,但亦令人心酸,犹如《聊斋》中某位还未发达的老书生。

李凝找到“红宝书”的这一块老屋,好几十上百间,分为上下好几层,懒洋洋地躺在山腰上,似乎很得意,正等着某位高僧前来捉鬼——仿佛一开始就不是人住的,而是孤魂野鬼的巢穴。此片山腰之地,如果用来自拍《聊斋》的影视剧,都不用做任何的布景,可以上来就喊“action”。

我屡屡在光天化日之下走近这群老屋,却从未在夜晚来过此把盏,做回《聊斋》里的书生。不知夜幕降临时,这片老屋究竟会呈现怎样的魔幻色彩?

五年前的“7·21”,北京被大水蹂躏过一回。当时,政府担心山洪和泥石流将这片山腰上的老房摧毁,便在大雨来临之前,叫老百姓迁走了。可惜,五年光阴消散,村民还是“临时搬迁”的状况,住在良乡附近的简易房里,无法“上楼”成为市民。不过,回望故土,他们的老房倒毫发无损,极具钢铁一般的精神,经受了洪水的考验。

这群人很尴尬:既不是市民,又不是村民;既是市民,又是村民——房屋与宅基地的主人,依旧是原来的村民,可村民厌倦了山里的生活,能搬迁走就逃之夭夭、溜之大吉

也。从此,房子是房子,他们是他们,老死不相往来矣——相互遗弃,共同自生自灭。

村民弃之如敝履的破房,却成了我的宝贝——其中有一套地主的老四合院,已有百年“修为”,品相完美,端庄与灵巧并存,矗立着,立于视野最开阔的山腰一隅,其一墙一窗,一椽一梁,皆透着北方深山大户人家的霸气——不搞民宿旅游,简直是一种犯罪。

我邀李凝来村里,重点就是让他看四合院,希望有朝一日,院子内外成为戏剧的舞台。而我昨晚与梁女士商谈是为了能在此地搞出一些文艺的事。

可惜,这片老宅产权归属太复杂,又是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只能忍痛,但不能割爱,先放着,待到条件成熟再实施。

岁月无情,却又忍不住煽情,当李凝把那本合作社的记账簿放到我眼前时,我冷不丁发觉,这里也不全是“聊斋”,亦有一股来自人间的浓重烟火,正盘旋于其上——不管是发现“红宝书”的房屋,还是几步之遥的那栋地主的四合院,想想当年该是多么的人间繁华,又有多少含饴弄孙、夫妻吵闹、鸡飞狗跳,在这一片老宅之间,此起彼伏,从白天上演到深夜。

李老兄赞同我的乡村戏剧节的构想,也似乎更“赞同”我这个人,我则答应他开始筹集经费。可他们走后才几天,我就感觉自己要食言了——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如此不靠谱,居然要在山村搞什么戏剧节。上上下下,从村里,到乡镇政府的领导,皆认为不能大浮夸,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从村里的“实际情况”出发。他们不支持,就没有钱,也没后盾,弄不成戏剧节。

其实,村里的实际情况,我了如指掌——人少,地也少,大规模的种植与养殖,皆无条件去发展。没法,我才在李凝走后不久,又找到梁女士。她是北京人,可以带着北京的戏剧人,就近在村里搞一次演出,不弄什么大型的“节”,只要有一场完整的戏,我便心满意足。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亦算退而求其次。

又是一个深夜,我埋头码字,照样没去瞅一眼天空——是否有繁星流动,但在我心里,谭咏麟的老歌《朋友》,再次响起:繁星流动,与你同路……是的,我也有同路人。我确信,那天晚上,我与李凝一同入山的时候,天空定然繁星流动。我更相信,此时远在山东的李凝,还有近处北京城里的梁女士,都能看到今宵的繁星流动。至于今晚,天象究竟如何,不知。

(作者系北京房山区佛子庄乡石板房村第一书记)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一生共创作了三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散文集和十几部杂文集,还有大量的日记、书信、翻译作品等。但奇怪的是,在鲁迅丰厚的文学遗产中,竟然没有一部长篇小说,这让不少人深感遗憾。其实,在鲁迅的创作生涯中,曾有过三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只是没有完成。

第一部是历史小说《杨贵妃》。一九二四年,鲁迅应北京大学邀请到西安讲学。鲁迅当时的想法是沿途好好考察,回来后完成长篇小说《杨贵妃》。关于这个写作计划,鲁迅曾多次向许寿裳、郁达夫等人提及。但是,等鲁迅从西安回来后却说不写了,理由是他到西安后发现西安的天空已经不是唐朝的天空了,艺术感觉全都被破坏了。

第二部是关于红军的故事。一九三二年五月,鲁迅在上海结识了因腿部受伤而住院治疗的陈赓将军。其间,他听陈赓将军讲述了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边区反“围剿”的许多故事,激动不已,马上向陈赓索取了相关的油印材料,决定写一部《飘落的红云》。冯雪峰回忆说鲁迅准备写这样一部小说,并说鲁迅谈道“要写,只能像《铁流》(前苏联战争小说)似的写”。但是,鲁迅此时忽然接到母亲生病的电报。返回北京探望后,他又应邀到几所高校邀请讲学。这部关于红军的小说也终于未能写成。

第三部是一九三六年六月鲁迅大病后想写一部反映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当时说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讲四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们;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当于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就是现在如我们这类的青年。”冯雪峰还说,“大约过了一星期,一晚再去访问的时候,鲁迅先生说道:‘那天谈起的写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倒想了一下,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衰落写起……’又说,‘一直写到现在,分量可不少。不过一些事情总得结束一下,也要迁移一个地方才好。’”可惜的是,这个计划最后也没有完成。

鲁迅为什么没有写出长篇小说?对此,人们有许多不同的解释。鲁迅生前的好友许寿裳、冯雪峰、茅盾等人认为,是因为鲁迅从事了太多的工作,时间、精力需要比长篇小说更迅速、更有力的杂感。今天的学者则更多倾向于认为这与他的创作观念和个性有关系。无论是哪种解释,鲁迅没有写出长篇小说确实是事实。

王朔曾经写文章,说鲁迅并不怎么伟大,理由是他连一部长篇小说都没有写出来。言下之意,只有写出长篇小说的作家才是成功的作家。但果真如此吗?最近,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星老先生说,现在许多

作家都“一窝蜂”地去写长篇小说,这很让人担忧。不少作家的长篇小说让人压根儿看不下去,很多时候还不如去看学术著作。

德国文学大师歌德曾经这样评价长篇小说的写作:“如果你脑子里老在想着写一部大部头的作品,此外一切都得靠边站,一切思虑都得推开,这样就要丧失掉生活本身的乐趣。为着把各部分安排成为融贯完美的巨大整体,就得使用和消耗巨大精力;为着把作品表达于妥当的流利语言,又要费大力而且还要有安静的生活环境。”歌德这番话,倒不是我觉得鲁迅不写长篇小说不是什么缺憾,相反那是他的高明之处。鲁迅有自知之明。

鲁迅为何不写长篇小说

史飞翔



作家都“一窝蜂”地去写长篇小说,这很让人担忧。不少作家的长篇小说让人压根儿看不下去,很多时候还不如去看学术著作。

德国文学大师歌德曾经这样评价长篇小说的写作:“如果你脑子里老在想着写一部大部头的作品,此外一切都得靠边站,一切思虑都得推开,这样就要丧失掉生活本身的乐趣。为着把各部分安排成为融贯完美的巨大整体,就得使用和消耗巨大精力;为着把作品表达于妥当的流利语言,又要费大力而且还要有安静的生活环境。”歌德这番话,倒不是我觉得鲁迅不写长篇小说不是什么缺憾,相反那是他的高明之处。鲁迅有自知之明。

王朔曾经写文章,说鲁迅并不怎么伟大,理由是他连一部长篇小说都没有写出来。言下之意,只有写出长篇小说的作家才是成功的作家。但果真如此吗?最近,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星老先生说,现在许多

作家都“一窝蜂”地去写长篇小说,这很让人担忧。不少作家的长篇小说让人压根儿看不下去,很多时候还不如去看学术著作。

德国文学大师歌德曾经这样评价长篇小说的写作:“如果你脑子里老在想着写一部大部头的作品,此外一切都得靠边站,一切思虑都得推开,这样就要丧失掉生活本身的乐趣。为着把各部分安排成为融贯完美的巨大整体,就得使用和消耗巨大精力;为着把作品表达于妥当的流利语言,又要费大力而且还要有安静的生活环境。”歌德这番话,倒不是我觉得鲁迅不写长篇小说不是什么缺憾,相反那是他的高明之处。鲁迅有自知之明。

王朔曾经写文章,说鲁迅并不怎么伟大,理由是他连一部长篇小说都没有写出来。言下之意,只有写出长篇小说的作家才是成功的作家。但果真如此吗?最近,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星老先生说,现在许多

作家都“一窝蜂”地去写长篇小说,这很让人担忧。不少作家的长篇小说让人压根儿看不下去,很多时候还不如去看学术著作。

德国文学大师歌德曾经这样评价长篇小说的写作:“如果你脑子里老在想着写一部大部头的作品,此外一切都得靠边站,一切思虑都得推开,这样就要丧失掉生活本身的乐趣。为着把各部分安排成为融贯完美的巨大整体,就得使用和消耗巨大精力;为着把作品表达于妥当的流利语言,又要费大力而且还要有安静的生活环境。”歌德这番话,倒不是我觉得鲁迅不写长篇小说不是什么缺憾,相反那是他的高明之处。鲁迅有自知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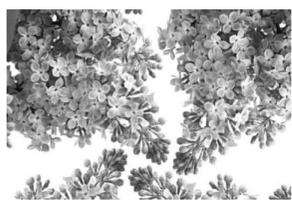
王朔曾经写文章,说鲁迅并不怎么伟大,理由是他连一部长篇小说都没有写出来。言下之意,只有写出长篇小说的作家才是成功的作家。但果真如此吗?最近,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星老先生说,现在许多

作家都“一窝蜂”地去写长篇小说,这很让人担忧。不少作家的长篇小说让人压根儿看不下去,很多时候还不如去看学术著作。

德国文学大师歌德曾经这样评价长篇小说的写作:“如果你脑子里老在想着写一部大部头的作品,此外一切都得靠边站,一切思虑都得推开,这样就要丧失掉生活本身的乐趣。为着把各部分安排成为融贯完美的巨大整体,就得使用和消耗巨大精力;为着把作品表达于妥当的流利语言,又要费大力而且还要有安静的生活环境。”歌德这番话,倒不是我觉得鲁迅不写长篇小说不是什么缺憾,相反那是他的高明之处。鲁迅有自知之明。

丁香花盛开的季节

高淑霞



一场夜雨,淋湿了寰宇中的景物,催生了树木的新芽。

今春的脚步来得迟,去得缓。都已经是五月天了,温度还像早春时节那样,依旧有些清寒。也许这场雨后,会带给人们一个不一样的景观吧。

如雾的雨丝,给暮春的清晨增添了几分朦胧,轻轻地走在这清凉的阡陌,心绪便渐渐被雾淋湿,淡淡的,一份情感在牵蔓、聚拢、凝结。经年如许,仿佛与这如丝小雨他生即有约定一般。每逢及此,总不免黯然神伤。锁进方寸的那份情感,难以遏制地漫上眉心,于是这个季节便全然盛装,并道散着这份轻松。

路边的柳枝初绽新绿,让人平添无限感慨。春绿秋黄,韶华难握。红尘着迹,似水无痕。折一枝新柳,送别把名字丢进梦里的人吧,可惜眼前没有长亭,雨中无人持柳。

黄昏时分,雨住了。晚霞着华地彰显着瑰丽的霓裳,将寰宇拥裹在神秘而炫惑的怀抱中。

急情的性情,让我懒于运动。但是每逢春秋时节,我还是会选择黄昏时分,与烟霞为侣,与晚风为伴,在夕阳下散步。望着南来的雁阵一字排开,街着去岁的诺言前来赴约。于是,这风便多了一份温情,拥抱着雁儿羽翼的翔羽,渐渐渐远地消失在愈来愈浓的暮色中。

在我居住的地方有一条清雅的小径,说它清雅,是因为在这条小径的两侧,栽满了丁香树。每逢五月,丁香花都会绽放,那景况美得无法描摹。经过数年的生长,原是低矮灌木丛的丁香,已长出粗壮的树干,盛开的冠盖,重重叠叠,郁郁葱葱。馥郁的香气,数里开外都嗅得到。那份绚丽,那份诱惑,无人能抵挡。

信息时代,人们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喜欢面对面地交流、沟通,一个电话、一条短信就可以为人们的疏懒找足借口。邻里之间甚至都不知对门姓什么的大有人在。年轻人自以为有消耗的资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消遣时间,即使回到家里,也是痴迷于网络的魔幻世界。只有少数中老年人,晚饭后会在临街的广场,用传统的步行方式,运动着渐渐发福的身体。

也许是性格使然,我不大喜欢广场的喧嚣,不只是因为那里人多的缘故。对在高音喇叭的乐曲声中跑步、跳舞、大声喊着讲话等等,都不是习惯。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在广场外的小径上独自漫步。虽然只是一墙之隔,但却感觉是两个世界。墙内人声鼎沸,欢歌笑语;墙外凉亭静幽,清明世界。

高跟鞋踏在铺满红砖的甬道上,发出咔嚓的响声。就在这舒缓的节奏中,将心事一一起起,穿成珠链,握于掌心。和着熏风慢慢咀嚼,慢慢回味。

夜幕就在这既短且长的丈量中,慢慢降临。我脚下的位置是这座城市制高点,身后就是驻军营地。门前站岗的哨兵已经熟悉了眼前的这个观景人,他在意的只是时刻警惕地观察着我的双脚,是否踏过那条黄色的警戒线。

高处不胜寒。身旁,那棵高大的丁香树此刻成了我避风的所在。暮色苍茫中,那葳蕤的华盖烟锁雾笼,芳馥袭人。此刻,上弦月已悄然东升,透过繁枝把清辉分给树下的我。在这簇斑驳与灵动的花荫下,我开始仔细地打量这株丁香。与日间不同的,眼前的丁香是那样不着铅华,冰清玉洁,彻体

充满了灵性。仿佛前世就与春天有约,此生定以娴雅自处,以婷婷示人。所以,无论是在霏霏淫雨里,还是在萧萧冷风中,她始终坚持这份圣洁的绽放。

休将此花当别花,惹来相思非轻狂。我们不妨沿着丁香的生命轨迹,寻找她那份与众不同的魅力。孕蕾之时,她美得含蓄。那深紫色的球体犹如紫玉一般,娇小玲珑。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不知她堆积了多少心事,忧郁成万千心结,这幽幽馨梦,婆娑在冷云冰月中,看得让人心疼。情绽馨香,次第绽放时,她旖旎柔婉,如琼葩吐蕊,染尽春工。待到笑靥如花时,恰又紫云横飞,风情万种。当绮梦完结,陨落的花瓣在如剪的风里,托举着纤瘦的身体,经过人们的视线,呢喃着花语,飘坠散乱在树下,白的如雪,紫的如霞,令观者动容。

看着眼前这繁茂的丁香,似瓔珞一样垂于如碧的翠枝上,一束束,一缕缕,仿佛是夜幕的流苏,悬于月下。在风的拨动中,轻轻地摇曳,将醉人的香馥送出好远好远,这静幽的夜色就更加迷离、幽深。

花谢花开,自然造化;云卷云舒,人生本悟。花开之日,欢欣鼓舞,花谢之时,总免不了伤怀。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由花及人,由情及理,我细细地品味着、感悟着,熟悉的抑或是陌生的、或平凡或伟大的生命的真谛。的确如此,世间万物,除了精神,是没有永恒的。正如佛曰:娑婆世界,没有缺憾再能够懂得并珍惜幸福。草木荣枯何生易,人生别离会常难。那一刻,顿悟。

因为丁香,我喜欢上了这个季节,也因为丁香,我更加喜欢在这样清幽小径上漫步的夜。

花香一瓣